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达力扎布 主编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三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25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国中一 宗邦一史讯裁另一裁另囊心一凶缺量缺① . III ... 及① . II ... 中① . I

88-828-23

主 编：达力扎布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平 李桂芝 达力扎布 陈理

沈卫荣 苍 铭 第三辑

尚衍斌 赵令志 胡绍华
喜饶尼玛 达力扎布 主编

编 务：赵鑫华

（第三辑）宗邦裁另囊心

市井式主譯

山 篓 聽錄并責

都并本 長對面桂

大裁另央中 卷連出

亥載市京北

80 : 卷 申

80

謙趾容國全 卷 旨 美

亥幹寒京北 乙 優 申

184×1035 1 本 天

字干 920 乾

2000 粢 美

2010 季 4 良 水

48.00 元 金

48.00 元 金

48.00 元 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宋心明著 育祖财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三辑/达力扎布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1108-817-5

I. ①中… II. ①达… III. ①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507 号

中 国 边 疆 民 族 研 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三辑

主编 达力扎布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三辑)

主 编 达力扎布

责任 编辑 张 山

封面 设计 布拉格

出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25

字 数 65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17-5

定 价 48.00 元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编委会

主编：达力扎布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明代河岷王东平	乌云毕力格	齐木德道尔吉	谷 银 (1)
明代土家华 涛	刘正寅	张 云	马顺才 (6)
“土木之嘉靖年间李桂芝	达力扎布	陈 理	武 波 (13)
明代廷议沈卫荣	苍 铭	宝音德力根	罗维庆 罗 中 (28)
——尚衍斌	赵令志	胡绍华	潘幸莲 (47)
明万历年喜饶尼玛			李 坡 (57)

编务：赵鑫华

文献古籍研究

《山海经·海经》西南部分考释	周运中 (223)
浅论新疆巡抚饶应祺及其稿本文献的价值	李德龙 (232)

学术评介

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钟 榕 (242)
近年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	尚衍斌 (266)

国外研究论著译文

从阿塞拜疆到敦煌

——祆教研究札记	[加]陈三平著 杨 富 利 编译 (284)
明代蒙古朝贡使团	[美]亨利·塞瑞斯著 赵鑫华译 (292)
《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节译	[美]亨利·塞瑞斯著 王苗苗译 (350)

(180) 李金·善祺·寒·陈亨 [美]	东关的真武巨碑和碑记
(181) 李孟·善斗·藏卦 [日]	卷首篇·宋朝·辞序·宋刻本
(182) 李氏·李氏·善·李	言亭·《卦占蒙经》
烟瘴对唐天宝战争的影响	
(183) 李封·封果·善文·李仲	1825—1826

目 录

英 文 翻 译	
专题研究	
烟瘴对唐天宝战争的影响	苍 铭 (1)
洪武五年明蒙战争西路战役研究	马顺平 (6)
明代河岷洮三卫戍边军屯研究	武 沐 (13)
明代土家族地区羁縻卫所研究	罗维庆 罗 中 (28)
“土木之变”原因考述	蒲章霞 (47)
嘉靖年间女真朝贡考	李 璞 (57)
明代廷议的运作研究 ——以俺答封贡为例	马静茹 (69)
明万历年间对漠南蒙古左右翼策略初探	赵 文 (89)
明代服饰中的蒙元影响考	罗 瑋 (120)
清朝初期与厄鲁特诸部的关系	达力扎布 (145)
清代驻藏大臣设置时间辨析	苏发祥 (165)
清代右卫八旗驻防述论	刘蒙林 (171)
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区交通近代化的构想与实践述论	孙宏年 (17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佤族地区基督教的调适及发展之认识	秦和平 (197)
文献古籍研究	
《山海经·海经》西南部分考释	周运中 (223)
浅论新疆巡抚饶应祺及其稿本文献的价值	李德龙 (232)
学术评介	
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钟 焰 (242)
近年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	尚衍斌 (266)

国外研究论著译文

从阿塞拜疆到敦煌

——祆教研究札记	[加]陈三平著 杨 富 刘 锦译(284)
明代蒙古朝贡使团	[美]亨利·塞瑞斯著 赵鑫华译(292)
《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节译	[美]亨利·塞瑞斯著 王苗苗译(359)

永乐时期明朝与女真的关系	[美]亨利·塞瑞斯著	金宝丽译(366)
乾隆末年福康安入藏路线	[日]佐藤长著	孟秋丽译(373)
《咱雅班第达传》序言	仁钦著	达力扎布译(379)
1922—1953年间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圣言会”传教使团：书目研究	何乐文著	梁俊艳译(381)

英文摘要 (405)

突厥语学		
(1) 鄂 瑟	伊 迪 钦 宝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2) 平 额 巴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3) 木 库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4) 中 宋 朝 马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5) 露 章 德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6) 鄂 瑟 李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7) 故 鲜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8) 文 旗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9) 木 爪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10) 木 丹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11) 鞍 戈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12) 林 雾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13) 平 家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14) 平 命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语学基础
突厥古文字学		
(15) 中 苏 阿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古文字学
(16) 乌 奥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古文字学
突厥文学		
(17)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文学
(18)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文学
突厥哲学		
(19)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哲学
(20)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哲学

突厥古文字学		
(15) 中 苏 阿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古文字学
(16) 乌 奥 族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古文字学

突厥文学		
(17)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文学
(18)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文学

突厥哲学		
(19)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哲学
(20) 鄂 诗 集	齐 拉 木 布 里 蒙 古 木 布 里 木 布	突厥哲学

烟瘴对唐天宝战争的影响

苍 铭

内容提要：唐天宝十年和十三年，唐王朝与地处西南的藩属南诏之间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本文分析了唐发动战争的背景、失败的原因，认为烟瘴影响了战争的胜负，而战争的胜负又对唐王朝的盛衰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宝战争是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关系转折的重大事件。此前，西南地区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保持十分紧密的政治关系，天宝战争之后，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呈现若即若离的状况，这种局面直到元代建立云南行省才得以结束。唐王朝在天宝战争中的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瘴疫的影响的确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一、天宝战争的背景

唐初，在云南洱海地区分布着6个比较大的少数民族部落，它们是蒙巒诏（今漾濞）、析越诏（今宾川一带）、浪穹诏（今洱源县）、邓赕诏（约今邓川）、施浪诏（邓川东北青索乡）、蒙舍诏（今巍山），“夷语王为诏，其渠帅有六，自号六诏。”^①蒙舍诏因地处其他五诏之南而得名南诏。唐王朝建立之后，即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经营活动，正当唐王朝逐步将势力深入西南民族地区时，吐蕃势力也发展到了洱海北部。洱海周围的部落处在唐朝势力与吐蕃势力的夹缝中。他们对付这两大强敌的策略基本上是唐强依唐，吐蕃盛则靠吐蕃，企图既能排斥唐和吐蕃，又能发展自己。

为了从南方牵制吐蕃对唐王朝西北地区的进攻，唐王朝积极扶持南诏统一其他五诏，增强实力，以共同对付吐蕃。为此，唐王朝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开始，多次调动军队，帮助南诏实施洱海地区的统一。在唐朝的扶持下，南诏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唐王朝也于同年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承认其合法地位。南诏统一六诏之后，并没有按唐的意愿共同对付吐蕃，而是积极向云南东部的爨氏统治地区发展。南诏向云南东部地区的拓展，引起了唐王朝的不满；唐地方边将极力压制南诏的发展，亦使得南诏极为愤恨，双方积怨日益加深，最终酿成了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两次大战。

二、天宝战争的过程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开列姚州都督张虔陀六大罪状：“又越巒都督张虔

① 《新唐书》卷222《南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67页。带一山高仰四令砍树森森，因献宜川四

陀，尝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识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蔽我，六也。于时驰表上陈，屡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①发兵攻陷了唐在云南的军事重镇姚州（今在姚安一带），杀张虔陀，南诏与唐的关系破裂。《旧唐书·南蛮传》云：“南诏常与其妻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愤怒，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②

关于战争的起因，双方说法有差异，但张虔陀被杀，姚州都督府被攻陷应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8万大军，分兵三路，从今四川宜宾、凉山以及滇东南红河、元江进讨南诏。《南诏德化碑》载：“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今四川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今会理）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今元江一带）路入。既数道合势，不可守株。乃宣号令，诫师徒，四面攻围。”

阁罗凤得知唐王朝大军压境，立即派使者向鲜于仲通请罪，表示愿意归还所占姚州地，试图以谈判的方式化解危机。阁罗凤的请求遭到拒绝。为应对强敌，阁罗凤采取了与吐蕃结盟的办法来对抗唐军，大败唐军于洱海地区，此为第一次天宝战争。关于此次战役，史书记述略有不同：

《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南诏质子阁罗凤亡归不获，帝怒甚，欲讨之，国忠荐閩州人鲜于仲通为益州长史，令率兵八万讨南蛮，与阁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③

《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年，“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官军大败，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云：“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分二道出戎、蜀州，至曲州、靖州。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⑤

鲜于仲通兵败云南之时，杨国忠与李林甫的宫廷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程度，为避免遭到政敌的打击和庇护昔日的恩人，杨国忠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掩盖战争失败的真相，向

^① 见《南诏德化碑》，该碑由南诏立于唐大历年（公元766年），碑高3.97米，宽2.46米，碑文记述了南诏初期的历史以及与唐王朝的关系。现存云南省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南诏德化碑公园内，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② 《旧唐书》卷197《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81页。

^③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43页。

^④ 《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5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四月壬午，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907页。唐戎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宜宾地区，蜀州辖境为今四川凉山一带，曲州、靖州辖境为今云南曲靖及昭通地区。

玄宗皇帝奏以获胜捷报，并举荐鲜于仲通担任京兆尹。

天宝十三年（公元 745 年）兼任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再次发动征南诏的战争。杨国忠大肆征调陕西、河南等地的军队和民夫从征，因为兵源不足，杨国忠甚至废除了有功勋家庭免服兵役的规定，派遣官吏，四处抓兵，举国民怨沸腾。天宝十三年六月，李宓率七万大军再次进兵南诏，发动第二次天宝战争，结果再次全军覆灭。《旧唐书·杨国忠传》云：“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太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①

三、烟瘴对天宝战争的影响

唐玄宗时期，经历开元盛世的积累，唐具有较强大的国力。天宝战争唐朝所发兵数量不可谓不多，战争的物质力量也十分充足，鲜于仲通、李宓也并非不习战阵的庸才，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对鲜于仲通的评价是：“王国称士多，贤良复几人，异才应间出，爽气必殊伦。”^②然而，空前盛业的唐王朝却没有征服西南边疆的南诏，其原因不能不引人深思。

事实上决定天宝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完全是人，而是疾病，具体说就是唐人称为瘴、烟瘴所引发的瘴疫。

《旧唐书·杨国忠传》云：“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且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云：天宝十三年，“六月乙丑朔……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④

唐以前北方军队入南方作战也曾受瘴疫之苦，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岭南，大量感染瘴而亡，《后汉书·马援传》云：“二十年（公元 44 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⑤

从唐人的其他记述中，也可以证实，恐瘴和瘴害是决定天宝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李白《古风》^⑥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诗人所表达的意思是，到了五月就不是南渡泸水征云南的时间了，老百姓不是战士，炎热的南方又多瘴疠，染之则毙，尤不可去。而朝廷则驱而往之，无异于白白送死。白居易在其《新丰折臂翁——戒边功》^⑦一诗中记述他在新丰（今陕西临潼境内）遇见一个 88 岁的断臂老翁，问老翁何以折臂，老翁告诉他，天宝战争大征兵时他 24 岁，每户三男须派一人出征云南。因为“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于是，深夜时偷偷用

^① 《旧唐书》卷 106《杨国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243 页。

^② 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全唐诗》卷 224，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390 页。

^③ 《旧唐书》卷 106《杨国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243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17，天宝十三年六月乙丑朔，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6927 页。

^⑤ 《后汉书》卷 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840 页。

^⑥ 《全唐诗》卷 161，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390 页。

^⑦ 《全唐诗》卷 426，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693 页。

大锤自折臂膀，得以免征云南，保全了性命。并说 60 年来，虽然阴雨寒冷天断臂疼痛不得入眠，但一直没有后悔过，否则早就死在泸水边而无人收尸了。从白居易的记述中可知，老翁是在第二次天宝战争征兵时，听说上一次南征的士兵还没有过完泸水，染瘴而亡者十之二三，从征者几无返回之人，因此折臂逃避征兵。

泸水是唐人传说中瘴毒最盛之河流。唐人所云之泸水是哪一条江？古今皆有不同看法，其中以金沙江之说为主。金沙江在云南北部，江流河谷低地气候十分炎热，是入滇之第一瘴关。公元 225 年春，诸葛亮征云南时也视泸水为险途，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向蜀后主刘禅表达的意思是：虽然出征时间不对，烟瘴已起，有极大的风险，但为了蜀国后方的稳定，为了获取南中的资源，我不得不南征。《太平御览》卷六十五泸水条说：“十道记曰：‘在泸水出蕃中入黔府，历郡界出拓州至此有泸津关，关上有石峰，高三千丈，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立死。’”元人李京《云南志略·纪行诸诗》云：“雨中夜过金沙江，五月渡泸即此地。两崖峻极若登天，下视江如井里，三月头，九月尾，烟瘴拍天如雾起。”说明到元代时泸水之烟瘴仍然十分浓烈。

两次天宝战争发动的时间选择不当是军队染瘴的重要原因。按唐人的说法：“椒花落时瘴烟起。”西南地区花椒的花期一般在农历的二至四月，四月后，泸水以南地区天气变得炎热，烟瘴开始爆发。而天宝十年鲜于仲通选择的出征时间是四月，大军到云南正是烟瘴浓烈的五六月。天宝十三年李宓选择的出征时间是农历六月，也是烟瘴较盛之时。两次天宝战争中唐军的惨败均是在烟瘴较为炽烈之时。

四、天宝战争的影响

天宝战争之后，阁罗凤北臣吐蕃，吐蕃封其为“赞普”，南诏改国号为“赞普钟蒙国大诏”，阁罗凤建元“赞普钟”。赞普为吐蕃语，意为兄弟，南诏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南诏乘胜占据了大渡河以南地区，与吐蕃共同侵扰唐王朝，成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天宝战争使唐王朝死伤惨重，民怨鼎沸。《旧唐书·杨国忠传》说：“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怨毒无敢言者。”^①

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唐的国力，削弱了军队的力量。天宝战争的第三年，公元 756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国势由盛转衰。此后，南诏与唐的关系时好时坏，南诏时叛时服，曾两次向北攻入唐西南重镇成都，向南夺取唐安南节度，给唐在南方的经营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防止南诏势力向东进入岭南地区，唐王朝不得不常年在广西驻守重兵。咸通四年（公元 863 年），南诏攻陷唐安南都护，唐王朝募二千士兵驰援，其中分八百人戍守桂林，按照约定，三年之后由新募的戍兵替换戍守。但 5 年没有得到轮戍，忍无可忍的士兵于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集体哗变返乡。哗变士兵在庞勋的带领下北返徐州，由此引发中原地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王朝的灭亡。《新唐书》撰著者在总结唐亡的原因时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②其意是唐朝的灭

^① 《旧唐书》卷 106《杨国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243 页。

^② 《新唐书》卷 222《南诏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295 页。

亡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与南诏的关系，天宝战争失败，是唐由盛转衰乃至灭亡的深层次原因。直到宋代，宋王朝仍然以唐的灭亡为警戒，始终与南诏的续任地方民族政权大理国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重蹈唐的覆辙。

结语

《孙子兵法·计篇》^①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五个，一是道，指君主是否有道；二是天，指节气时令和气候条件；三是地，指地形地貌是否有利于己方；四是将，指将帅是否有才能；五是法，指军队的组织管理，这是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一般性原则。除此之外，一些突出的、特定的客观因素也是决定战争胜负乃至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烟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与南诏关系的走向，甚至间接影响到了唐的盛衰。

（苍铭，男，1964年生，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① 关于该篇五年平北之战，和评判的研究成果最具权威性。但他的写作目的是“只想就中描绘出南瘴对地方的行动，特别是它所蹂躏的地区范围，逐步加以探讨”。所以其主要考证了中、东两路行军过程，对西路军只是做了很简略的流露从早即事，始至西山正关。只，晚即入岭南清的从属的县。遂分事宰相元北伐工督邓尚友封一刺史。西山正关，且王平正关。邓尚友高古黎州刺史，对越容州刺史北天普源尉非斯人共育。

^② 《水经注》，卷14《越王大禹水》。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我曾著书于癸卯年（1981—1982），对滇南平南瘴行军之始，引《志林》及《晋书·五行志》。孙少川《孙少川集》，牛津出版社，1998年。

^③ 孙武：《孙子兵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9页。

洪武五年明蒙战争西路战役研究

马顺平

内容提要：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从中、东、西发动三路大军进攻北元，由于徐达中路主力军与李文忠东路大军在漠北的败绩，决定了明朝整体战略由此前的主动进攻转入战略防守，成为明蒙关系的转折点。在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中，冯胜统率的西路军扫荡了整个河西走廊，奠定了此后明朝西北疆域的规模，并且还是中唐以来中原汉族政权首次进入河西走廊。本文依据实录、出土文书等史料，考证出西路战役此前模糊不清的时间、路线、地理等要素，指出洪武五年西路军战略意图是与中、东两路大军会师漠北和林，在客观上打击了北元在河西境内的残存力量，确立了此后陕西行都司辖区范围，为明朝随后的河西经略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西交通要道的河西走廊，8世纪中后期因安史之乱，唐朝无力西顾，遂为吐蕃所吞并，^①先后受吐蕃、回鹘、党项及蒙古诸族统治，历600余年。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发动三路大军北征漠北，其中冯胜指挥的西路战役，是中唐以来中原汉族政权军事力量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在中西交通史、政治史上有其特殊意义。同时，洪武五年西路战役是明朝洪武年间西北经略的重要内容，明军兵锋所及，抵达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等地，奠定了洪武以后陕西行都司的辖区范围。由于受中、东两路大军失败的影响，西路战役取得的成果长期并不受重视；同时关于洪武五年西路战役的记载寥寥，且多晦涩不明，迄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对明初西北经略性质和内容的完整理解。本文搜罗相关史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从西路战役之战略、过程、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希望能够对西路战役有一清晰认识和理解，不足和错误之处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

一、战略

洪武五年是明朝与北元对峙关键的一年。^②经过洪武三年、四年的鏖战，明军从辽东到山西、关陇一线逐渐取得了对北元的军事优势。^③但是明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只有进入漠北彻底消灭北元的残存政权，才能真正解除蒙古高原的威胁。洪武五年正月，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第1017—1028页。关于吐蕃吞并河西诸州，新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唐纪》皆有记载，但都不如《元和郡县图志》明确完整。

^②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军兵抵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弃城北遁，《高丽史》将顺帝北遁后的漠北政权称为北元，遂为后人所沿用。

^③ [清]谷应泰纂：《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127—133页。

明太祖赐给徐达、李文忠、冯胜三人代表建立“四夷之功”的弓箭^①，显示出他对于击溃北元的迫切渴望；五天后明太祖又在武楼与诸将议定三路进军漠北的策略^②。尽管在实录记载中提出进剿漠北的是以徐达为首的诸将，但从战略部署的精细和果断上看，明太祖心中“肃清沙漠”的宏伟计划早已有之。^③

三路大军中，大将军徐达统率的中路主力军从山西出雁门北进，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由居庸关出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右副将军冯胜统西路军从兰州出发挺进河西走廊。^④三路总兵数共15万，每路5万；^⑤统军大将各配两名副将，徐达副将为汤和、蓝玉，李文忠副将为顾时、曹良臣，冯胜副将为陈德、傅友德。其中西路军的战略目标是“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明军的最终目的地是北元政治中心漠北和林，进军甘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和林的战局产生影响？这里不得不涉及元朝中原地区与岭北行省的交通问题，元朝中原通往岭北行省有三条驿道：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怜道。其中帖里干道、木怜道是主线，^⑥纳怜道“专备军情急务”而设，只有“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要使臣”才可以通行，^⑦因其主要驿站在甘肃行省，又被称为“甘肃纳怜道”。甘肃纳怜道通往和林的主要线路从甘州经亦集乃，再穿越大戈壁到达和林。

从明朝三路大军行军路线与元朝中原通往岭北行省主要交通线的契合^⑧，可知洪武五年明朝已经深入搜集了北元的军事情报。虽然最终“肃清沙漠”的目标彻底失败，但明朝分兵三路会师于漠北和林的战略却昭然若揭，实录所记载冯胜西路军“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只是最低战略目标，这从后文对战役具体进程的研究可以看出。

征西将军冯胜所率5万西征军的构成比较复杂，主体是河南卫军两万人以及西安卫、京卫军士，另外还补充了吐蕃、西宁等地的归附军。^⑨冯胜的两名副将是左副将军临江侯陈德和右副将军颍川侯傅友德，陈德的序列高于傅友德。由于后来傅友德功绩显著，许多晚出的著作都颠倒了此次出征二人的序列，将傅友德排列于陈德之前。^⑩西征军进军策略采取的是傅友德率5000骑兵为先锋，冯胜、陈德以大军跟进。

^① 《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乙丑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② 《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庚午条。

^③ “赐交趾弓五十、彫弓十。达受赐，曰：帝不忘残胡矣。旬日，果以扩廓未死，命大将军出中路，左副将军文忠出东路，征西将军胜出西路，各将五万骑出塞。”[清]查继佐：《罪惟录》卷8《徐达传》，浙江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第1358页。

^④ 关于洪武五年漠北之战，和田清的研究成果最具权威性，但他的写作目的是“只想就中路明军出击蒙古地方的行动，特别是它所蹂躏的地区范围，逐步加以探讨”。所以其主要考证了中、东两路战役过程，对西路军只是做了很简略的梳理。参见[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22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甲戌条；《明史》卷125《徐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29页。

^⑥ 帖里干驿道和木怜驿道的具体线路，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

^⑦ 《永乐大典》卷19421《经世大典·站赤》，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⑧ 李文忠东路军与冯胜西路军行军线路与元朝帖里干驿道和纳怜驿道几乎完全相同，徐达中路军也大体是沿木怜道行军。

^⑨ 《明太祖实录》卷72洪武五年二月乙巳条，卷74洪武五年六月癸卯条，卷78洪武六年正月己未条。

^⑩ 如[明]陈建《皇明启运录》卷6（中华书局点校本，2008年）、[明]郑晓《吾学编》卷1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都将傅友德置于陈德之前。

二、过程

现存史籍记载西路战役最详细可靠的是《明太祖实录》卷 74 洪武五年六月戊寅条：

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①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刺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刺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取亦集乃路，败俞宝兵]。师次别笃山口^② [别力笃]，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分布戍守，扼塞关塞而还]

方括号里面，是可以作为补充的与实录不同系统的史料。主要有三点：1. 别笃山又写作别力笃山，史料有《皇明通纪》、《罪惟录》、《皇明开国臣传》、《明书》等；^③2. 明军在亦集乃路击败的是北元将领“俞宝”的军队，史料有《皇明通纪》与《皇明开国功臣录》等；^④3. 明军取胜后“分布戍守，扼塞关塞而还”，史料有《皇明通纪》、《皇明开国功臣录》和《皇明泳化类编》等。^⑤通过对补充史料的比较可以发现，由于《皇明通纪》纂成较早并且非常流行，《罪惟录》等书的史源应当来自《皇明通纪》，而后者很可能又在部分内容上参考了《皇明开国功臣录》。

另外一条非常关键的材料，是题名“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的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哈拉浩特）出土文书（编号“俄TK204V”）。^⑥该文书录文如下（原文书每行末用符号「」表示，遇有缺损或难以辨识的文字，每字用□表示，缺损较多时用〔〕表示）：

〔〕旨里，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照得近准「」□书省咨，钦奉上：“亦集乃甘州分省立省衙一，整治百姓有来。如今立卢王完者帖木儿做本省平「」□，参政□□做本省左丞，总管倬儿班做参政，立分省里管解□□整治百姓农「」□道。”钦此。

宣光二年四月十三日，准〔〕王中书平章知枢密院事咨：“「」此〔〕完者帖木儿等军一处把截者。”钦此钦□。把截守御□。

宣光二年「」月廿五日，准甘肃省平章忻都、完者卢王、高答失里等畏兀儿文

^① 《太祖实录校勘记》广本、抱本作“次”。

^② 《太祖实录校勘记》嘉本作“驾”。

^③ 《皇明启运录》卷 6，第 187 页；《罪惟录》卷 8《冯胜传》，第 1386 页；[明]朱国桢《皇明开国臣传》卷 2《宋国公冯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 年；[清]傅维麟《明书》卷 93《宋国公冯胜世家》，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 1 补遗，明代传记丛刊本。

^⑤ [明]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 3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第 4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209 页。具体考证参见拙文《北元“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考释》，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 年第 2 期。

字咨该：“鼠九年」口月初二日，前理问亦令真巴、断事官台口哨，探得红贼冯胜口甘州、肃州等，侵」山丹。至初三日占了甘州，十五日至肃州。”得此。如今诸王、驸马、分省咨：“口文书去」口。准此，五州甘肃相邻附近缘口总管亦集乃一路口千户，红」口万军兵口倘有贼人冲突口年」口奥口。

宣光（公元1371—1379年）是北元大汗爱猷识里达腊（元昭宗）在漠北的年号，宣光二年即洪武五年。^①实录所记载加上上述补充史料，尤其是这份宣光二年黑城出土文书，综合起来，洪武五年明蒙之战西路战役过程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文本。

文本中涉及的北元方面人物，由行省、枢密院官员和诸王系统构成。太尉朵儿只巴（岐王朵儿只巴、朵儿只班）^②洪武三年拒绝去河州岐山卫就职，随后率部在西宁、河州一带频频威胁明朝边防；洪武五年冯胜率军西进，他仍然采取坚决抵抗的姿态。另外一支西凉守将枢密院副使失刺罕兵败后，于次年二月又率兵侵入庆阳。^③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文本地理方面的考证，主要是解决忽刺罕口、扫林山、别笃山三个不明地名和线路问题。据上引实录可知三地大致方位是，忽刺罕口在永昌（今甘肃永昌）一带，扫林山在永昌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之间，别笃山在亦集乃路。忽刺罕系蒙古语红色之意，转写颇多，今甘肃、内蒙多有此地名，位于今内蒙后套一带的西夏、元朝重镇“兀刺海城”（斡罗孩、兀刺孩、兀郎海）即其同名之一例^④。而本文所涉及之忽刺罕口范围仅限于河西，嘉靖《陕西通志·三边水利·甘州卫》：“洪水河西渠、虎刺孩口渠、鹿沟渠，俱在城南一百二十五里。”^⑤又顺治《重刊甘镇志》：“虎刺孩西渠，（甘州）城南二百二里。……虎刺孩东渠，城南一百三十里。……以上十渠俱山水。”^⑥《嘉庆重修一统志》：“虎喇海西渠，在（张掖）县南一百二十里。……虎喇海东渠，在县南一百三十里。……皆引山水。”^⑦则《重刊甘镇志》所记西渠“二百里”应为一百二十里之误。毫无疑问，虎刺孩口、虎喇海即忽刺罕口。从地形图上看，张掖东南一百三十里的地方是永昌和山丹交界处大黄山（焉支山）北麓一带^⑧。显然明军于永昌、山丹交界处大黄山北麓的忽刺罕口击败朵儿只巴部众。明军忽刺罕口之战后的下一站就是扫林山，尽管没有可以对应的地名，但它大致位于山丹以北龙首山一带，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和田清根据实录判断，忽刺罕口和扫林山在永昌进入甘州途中的峡口附近^⑨。

^① 宣光年号的起止年代及比定，参见方龄贵《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

^② 在《实录》中多次出现的“太尉朵儿只巴”与“岐王朵儿只巴”、“朵儿只班”所指为同一人，参见 Henry Surreys, *The mongols of Kansu during the Ming*,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v.10, no.2, 1955, pp241—242.

^③ 谷应泰在总结元顺帝北遁后的形势说：“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峪），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明史纪事本末》第149页；失刺罕寇庆阳，见《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

^④ 王颋：《兀刺海方位探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0—139页。其考证成果兀刺海位于内蒙古后套，亦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所吸收，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1—22图。

^⑤ [嘉靖]《陕西通志》卷38，三秦出版社点校本，2006年，第1973页。

^⑥ [顺治]《重刊甘镇志·地理志》，甘肃文化出版社标点本，1996年，第69页。

^⑦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66《甘肃统一部·甘州府》，四部丛刊续编本。

^⑧ 《甘肃省地图集》，甘肃省地图集编纂办公室编，1975年，图70、72。

^⑨ [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页。

峡口位于大黄山北麓，与本文所考订忽刺罕口具体位置相去不远，但将扫林山也确定于此，则颇与事实不合。《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扫林山条：

《明史·冯胜传》：洪武五年，“至兰州，友德以骁骑前驱，再败元兵，胜复败之扫林山”。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六《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又旗境有扫林山。”《禹贡锥指》云：明冯胜拔肃州，进至扫林山、亦集乃路，即此。^①

显然，编撰者在尚未确定扫林山大致方位的前提下吸纳了《蒙古游牧记》的结论。^②对于别笃山（别力笃山）位于亦集乃一带则没有过多的争议。^③但《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别笃山“即毕道山，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④又出现了“毕道山”的说法。溯其源流，来自清乾隆时期的更改。^⑤别笃山具体方位不明，大致在今黑城以西通往马鬃山一带路上。和田清认为别笃山在靠近肃州附近的牌楼山一带，与事实相去甚远。^⑥

冯胜西路军的进军线路，可以梳理为：兰州→西凉→永昌/忽刺罕口→山丹/扫林山→甘州→肃州→亦集乃→别笃山口→瓜州→沙州。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的是兰州→西凉和别笃山口→瓜州两段。明军从兰州出发后，因“其县（庄浪）已空”、“凉州境内空虚”，得以直趋凉州城。^⑦在别笃山口之战后，傅友德先锋骑兵“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这里所谓的“其兵”，从四个月后朵儿只巴又潜回西宁以及明军追获金银印来看，应该还是岐王朵儿只巴部众。那么，朵儿只巴别笃山口战败后，又是从哪条线路逃亡瓜、沙州的？从当时的情况推测，可能是从亦集乃路西奔过马鬃山南下进入瓜州^⑧，在瓜沙一带被傅友德再次击败后，又从当金山口一带进入柴达木，最终回到根据地西宁。或者是明军撤出河西后，从扁都口回到西宁。

“俄 TK204V”文书的内容，显示出北元依然在形式上维持着元朝政权的体制以及它对统筹和控制亦集乃地方事务的努力。而冯胜扫荡甘肃行省的事实，说明此时的北元朝廷面临明朝北征蒙古腹地的巨大压力，早已无力顾及甘肃行省的存亡。该文书还记录了明军攻下河西诸地的时间“初三日占了甘州，十五日占了肃州”，这对于我们确定冯胜西征军的行军时间非常有用。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明太祖下诏调河南卫军开赴兰州，

^①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97页。

^②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10：“居延塞，元为亦集乃路，《地理志》云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居延故城。明洪武初冯胜拔肃州，进至扫林山、亦集乃路，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6年，第303页。胡氏原文中并没有扫林山位于亦集乃路的意思，显然《蒙古游牧记》何秋涛补注误解了《禹贡锥指》的意思，而词条编撰者又轻信了何秋涛的误判。

^③ 系统研究中国战争史的有台北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出版于1972年），该书第十四册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洪武五年冯胜西征战役，并绘制了地图，尽管撰者参考了《明实录》的记载，但考订地名极为武断，竟然认为亦集乃路“在今甘肃省之西北酒泉一带”。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本，1983年，第128页。

^④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269页。

^⑤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词条编撰者依据的是[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6何秋涛补注“别笃山，今曰毕道山”。山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第383页。而何氏所称“毕道山”又袭自乾隆时期改后的地名，《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毕道山，……旧作别笃山，今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8《肃州直隶州·山川》：“牌楼山，在州西南百里卯来泉堡南。”则与亦集乃路全不相关，《明代蒙古史论集》第22页。

^⑦ [嘉靖]《陕西通志》卷9《沿革》，第443—444页。

^⑧ 额济纳旗至马鬃山到新疆或由马鬃山南下安西的道路，多为游牧民族利用，民国时期曾是绥新交通线的主道。参见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第43—57页。

六月初三日朝廷收到平定甘肃的战报，再考虑到明军的行军速度和战报送达京师的距离，可以断定明军攻下甘州的时间是四月初三日，攻下肃州的时间是四月十五日。所以，洪武五年西路战役的行军时间表大致可以确定为：三月中下旬从兰州出发，经过一路激战，四月初三日克元甘肃行省治所甘州，四月十五日取肃州，四月底进入亦集乃路，四五月之交兵抵瓜、沙州，捷报于六月三日到达万里之外的京师。这样，西征战役的进军路线和时间问题就可以显得比较清晰了。

实录的记载只提到西路军六月获胜，十月就班师回京了，至于获胜后在河西各地所采取何种布防措施，以及更进一步对占领区的管辖方式等重要问题，都付之阙如。《皇明通纪》等书则简略地说“分布戍守，扼塞关塞而还”。意思是说，明军在河西布置了戍守兵力，对一些关键地点（关塞）进行了重点防守。然而，亲历明初西北征伐的俞本提供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

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①

尽管现存志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洪武五年放弃河西，但关于宁夏的记载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佐证。弘治《宁夏新志》卷一《建置沿革》：“国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废徙其民于陕西。”^②明朝随后在河西设立岐宁等羁縻卫的事实也印证了俞本的记载。^③所谓“回鹘之兵”，是指当时居于吐鲁番、哈密之地的蒙古察合台系后王。^④冯胜西路军所统人马有限，分布重兵戍守亦集乃、瓜、沙、甘、凉等地，也很有困难，最终明军撤出河西后，只能采取就地安置故元降众守之的策略。^⑤

三、影响

洪武五年冯胜领导的西路战役是明朝，也是中唐以来中原汉族政权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奠定了此后陕西行都司辖区的规模。洪武以后明朝在陕西行都司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其影响是深远的。

从战略上讲，西路军的确实现了最基本的“疑兵”作用。黑城出土文书清楚地显示，北元朝廷收到了冯胜大军西进的报告，并在甘肃行省以及亦集乃路（亦集乃分省）做了很多军事和人事上的调整。但由于徐达中路主力军并没有与其他两路协调好作战时间，孤军冒进，四月初就兵败漠北^⑥。四五月之际傅友德骑兵势如破竹直抵亦集乃路——纳

^① [明]俞本：《纪事录》卷下，《史林漫识》附录陈学霖标点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445页。

^②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嘉靖《陕西通志》卷9《宁夏卫沿革》也有同样的记载。

^③ 《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二月丙寅条。

^④ 哈密兀纳失里王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前，拥有很强的实力，甚至一度要求与明朝在宁夏、平凉、延安一带互市。《明太祖实录》卷198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子条，卷207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戊午条。

^⑤ 《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自洪武五年冯胜西路军扫荡甘肃后，河西走廊即一直在明朝的控制之下，显然没有注意到斗争的反复性和洪武中前期明军对河西走廊不能完全控制的事实。（英）杜希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⑥ 徐达兵败漠北的报告送达京师是五月六日，除去使者在路途上的时间，实际的战争日期可能在四月初。《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五月壬子条。